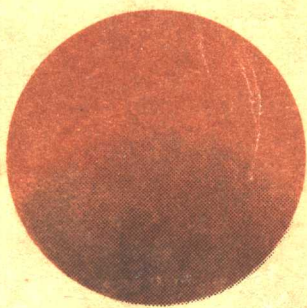


日本民主革命論

金學成
岡譯

風早八十二著



日本研究叢書

3

中國建設印務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金學成主編
日本研究叢書之三

日本民主革命論

風早八十二著
金學成合譯
卜岡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日本研究叢書之三

命論

價金圓壹圓五角

風早八十二

卜金學成

上海北京路三八四號四樓
中國建設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九〇一一二

金學成

國各大書局

序

在本書中收集的諸論文，是在停戰後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年九月止的期間內寫的。這個時期，包括着在停戰後的國際的及國內的情勢上有着顯著變化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日本民主化的課題由同盟國的一切勢力所支持的階段。

但是，這階段從一九四六年年初起，就已而逢着許多的內面的矛盾，接着，國際的諸勢力中，一部份走着與原來相同的方向，另一部份則開始採取相反的方向了。足以證明這樣的變化的事實，從同年五月起已極明顯了。這事同時給與了這樣的機會：即舞鼓在第一階段中屏息着的國內的反動諸勢力，使他們能把情勢的變化利用於他們地位的回復與強化。這是第二階段。

本書也包含着進入這第二階段後三、四個月內所寫的論文。本書的標題（原名「和平形態中的革命與反革命」），也希望從這點去理解。

但是內外情勢，其後也翻看幾個階段，而且現在還在顯示着值得注目的變化。我們在其後也不斷地細心地分析這些變化，追究着澈底的日本民主化起見的諸條件，這是不用說的。這些分析的成果，預備另外輯集起來刊行。

最後要聲明的是，在本書諸論文的執筆的全部期間，我都是站在社會科學的一個學究的立場；這點，具有與今後將繼本書出版的論文集中心我的立場相異的色彩。

讀者諸君對於本書所收集的各篇論文，如果多少能致慮到寫牠時的在顯著地變化着的情勢，及寫牠的筆者的立場，而加以批判，以對相互共通的目標即日本民主革命的澈底實行，提供更銳利的理論的武器，則本書刊行的目的就達到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著者

日本民主革命論目次

序	（一）
緒論	（一）
前篇	（八）
一 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與任務	（九）
二 日本民族的命運	（一九）
三 農業革命的當前課題	（二七）
四 日本財政的基本性格及其民主化	（三八）
五 民主戰綫與文化戰綫	（五五）
六 產業再建與勞動階級的任務	（六九）
七 勞動運動的方向	（七八）
八 勞動運動的現階段與經營管理	（八九）
九 政黨是什麼？	（九九）

後篇	(一一四)
----	-------

十 世界經濟復興之途？	(一一五)
-------------	-------

十一 穿二重外衣的官僚制	(一二四)
--------------	-------

十二 反革命政策的內部矛盾	(一四〇)
---------------	-------

緒論 社會科學者的任務與方法

一

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世界史的事實，正在展開着。

超越着社會主義蘇維埃同盟與資本主義諸國的，帝國主義諸國與殖民地諸國的，高度獨佔資本國家與封建的、半封建的諸國的，大國與中小諸國的對立，世界在這巨大的兩個陣營中，在擁護民主主義起見的陣營與法西斯的、軍國主義的侵略者的陣營中，經驗了無妥協的對峙，和不是吃人便是被人吃的深刻無比的鬭爭。

鬭爭的凱歌，不用說，屬於擁護民主主義的陣營。民主主義聯合國的偉大而絕對的軍事勝利，被作為戰敗諸國內部的，後進戰勝國內部的，半封建的及專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殘滓的打倒與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起見的，新的追擊戰所繼承着。民主主義的世界陣營，包括着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獨占資本國家美國，以及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中國都在內。——和這個世界史的事實相照應着，在中國，國共兩黨政治協商會議已在舉行，即使在日本，共產黨，社會黨，以及其他一切民主主義勢力的最廣泛的民主主義統一戰綫，也將近結成。

二

這樣的世界史的事實的展開，誰曾預想到？而且現在，從未預想到的驚天動地的歷史的事實，正在世界史的階段上時時刻刻地發生着。以探究社會的，歷史的真理為根本任務的社會科學者，現在正面對着這樣的世界史的事實。

現在在世界史上進行着的民主主義革命的性格，具有法國革命，美國獨立革命，俄國革命中都未看到的特殊情形。和中國革命的性格也不一樣。新的真理的把握，需要新的科學的眼光，需要新的革命理論。

反觀日本的社會科學者及社會科學的近狀，是由於長年的反動期的持續而生的：社會科學者的微溫主義的消極化，聊以自慰的分散化，理論水準的低落與科學的調查研究活動的停滯與後退，由先輩社會科學者的指導的空白時代的持續而生的後進社會科學者的缺乏，由反動的教育及教化制度而生的年青一代的真理探究意慾的窒息，積極的反動理論家的續出與被軍閥及警察權力所支持的暴力的觀念論的跋扈——這些都是社會科學者及社會科學的近狀。

當然，反抗着最近二十年的政治的極端反動的暴風雨而堅持着科學的精神，留下許多光輝的業績而殉難的革命的理論家，也不是絕對沒有；但是在過去不會有過偉大的革命的經驗的日本，社會科學者的任務被閉鎖於狹隘的視野，革命的理論也只能是抽象的東西。

廣大的視野的社會科學的認識，必須從廣大的世界史的事實中實現；具體的革命的理論，必須從具體的革命的經驗中產生。而現在，這種偉大的世界史的視野已展開在我們的面前，民主主義革命已具體地展開着。

三

對於由正在世界史的關聯上具體進行着的革命中形成的社會科學，重要的事，已不復是一般革命的抽象規定，而必須是規定該項革命發足的世界史的背景，該項革命的歷史的具體的特質，其發展的具體的方向，以及以後達到完成革命的各階段的具體的形態及其特殊的性格的各種因素的，發見及預測。

民主主義革命現在正在進行着，這事不過是常識而已。社會科學者的任務，必須對下面許多主題的客體的及主體的條件，世界史地，客觀地，具體地加以分析。那許多主題是：這個革命的性格，是外部來的革命還是內部發生的革命？是從上而下的還是從下而上的革命？革命進行的過程是畢直的還是迂迴曲折的？發展步驟是急速的還是徐緩的？革命完竣的形態如何？轉化條件的有無？轉化期間的長短？革命指導者的性格如何？革命勝利的希望如何？

所謂革命的推進力的由外部加來，這事在明治維新的場合，則以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與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的顯著的不均等，以及日本資本主義發達的顯著落後為背景，這事與由上而下的由專制主義自己所行的資產階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相結在一起的。可是現在正在進行的民主主義革命中的推進力的外來性與革命主體的關係，和明治維新中的情形自然有分別，這事我們只要看了下面的一點也就可以判斷的，即：現在世界民主主義的澎湃的全勢力，要求着以日本天皇制之絕滅為本質的徹底的民主主義。

規定外來的革命與從下而上的革命之結合的，這種世界史的動向的因素是什麼？這事，社會科學者可以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現階段特質中，在蘇聯在民主主義陣營內所給的影響中，在世界資本主義各國內勞動階級的逐漸增大的勢力關係在對外政策上的反映中，加以發見吧。但是，把外來的革命推進力從內部去加以接受，把由上而下的民主主義推進為由下而上的民主主義，這樣的潛勢力有沒有的？在外來的和由上而下的明治維新的資產階級的改革中，未曾發生重要作用的由下而上的民主主義潛勢力，在現在，不是已成長着？

並且，在法國革命中，在美國的解放革命中，演過絕對重要作用的民主主義勢力是資產階級；反之，在日本的資產階級則早就反動化，其主要部分早已腐化，只有工農勞動大眾才作為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心担当者，作為把正在沒落着的廣泛的小市民層拉入自己陣營的領導者，而形成着民主主義勢力

的根幹。

四

社會科學的認識不應是把事物作爲靜止的形骸，却應在事物的動態上，並且在史的發展的動態上去把握。社會科學者的任務必須是，把這樣把握了的事物的客觀的史的發展方向，在大衆的面前明示，和大衆一起促進這個方向。即使在上述的場合，也是不應把民主主義諸勢力，固定地及概念地去認識，重要的是應該明白地抓住：由財政通貨膨脹與大衆的飢餓，由財產稅與中小資本沒落，由農地制度改革與佃耕地的新的奪取，而在都市及農村中激成的階級分化，所不斷地迅速地造成民主主義的潛勢力的傾向；和民主主義的諸潛勢力作爲由下而上的革命主體而正在結集成強力的勢力的動向。這樣，對於足以促進或阻礙這種動向的因素的分析，又成爲重要的工作了。

由於戰爭犯罪者以及戰爭責任者的舉發，官僚陣營雖已根本動搖，可是依然使官僚政府掌握着政權，這事不但表示聯合國的管理日本政策的複雜性，問題毋寧在，民主主義諸勢力還未形成足以把官僚政府取而代之的強力的主體。並且民主主義諸勢力，已不是絕對的弱體，祇是其力量被隔離分散着吧了。官僚的舊勢力，不過窺伺着這種隔離分散的間隙，而苟延殘喘吧了。關於這幾點的分析，立即可以成爲論證下面一事的基礎——即結成最廣泛的全體民主主義勢力的民主戰綫這事，在官僚政權的打倒上，在向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的飛躍的前進上，是如何地具有決定的重要性？

五

在昭和二年（一九二七）以來日本無產階級的圖爭中，理論分野產生的所謂「封建論爭」的論點的歷史意義，我們還沒有忘記。但是，「半封建制」的過小評價，已爲事實所反駁了。聯合國司令部

所發的，半封建的軍閥的諸勢力的掃蕩，農村中一切半封建的壓迫與榨取的地盤的解體的指令，其作爲前提的，無非是下面的事實：即直到現在爲止，半封建的諸勢力並非作爲「遺制」，却作爲現實的舊支配勢力而儼然存在着。

但是，我們的任務是，在新的狀態中的革命理論的發展。日本資本主義是，一面使半封建的機構及機能滲透至其自身的每一角落，一面突入了高度的獨佔資本的階段，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資本主義的全部矛盾的爛熟與腐朽化的階段的。

成爲對外侵略，對內壓迫的天皇制的支柱的，日本的半封建制，不但要在農業的生產關係上，還得在資本主義的全體機構及機能的廣泛視野上去把握。對於工農階級的悠久的仇敵即半封建的機構及機能，加以澈底打倒，這事必須與對獨佔資本的鬭爭連結一起的。中國的新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日本正在進行的民主主義革命，必須在較牠更進一步的意味上，以新的民主主義爲內容。轉化的諸問題，也必須從那裏提出。

民主主義統一戰綫，一方面固是包含能及到向獨佔資本及其隸屬下的大產業資本家對立的中小工商業者的，最廣泛的民族大衆的戰綫，同時，牠也不能越此一步。

六

日本資本主義的全部矛盾，在大規模地擴大再生產而終於達到爆發點的「大東亞侵略戰爭」中集約化了的，豐富的歷史事件，我們曾親自體驗到了。在軍隊內的長官的腐敗行爲之中，在工業經營內的被憲兵警察的暴力所支持的資本家榨取的強化之中，在成爲軍閥財閥官僚的爪牙的極端反動團體，極端反動的言論報國會，極端反動的思想家的跳梁之中，在學校以及其他教學設施內的真理的歪曲與軍國主義的鼓吹之中，在我們自身所遭受的憲兵警察的暴力與牢獄的凌辱之中，戰後則在軍國主義的

外觀的破滅與軍閥殘黨的再起的陰謀之中，在通貨膨脹的物價奔騰與中產階層的沒落之中，在上層的自暴自棄的奢侈與下層的大眾飢餓之中，在民主主義統一戰線的未完成與官僚的厚顏無恥的戀棧之中，在農地制度改革案與地主的資本本家化以及中農貧農的無產階級化之中，在經濟再建的客觀要求與財閥資本家的意識的生產怠業之中，在出現在勞動爭議的要求上的大量提高工資及經營管理之中，在勝利的勞動爭議的激增之中，我們正在體驗着日本資本主義的全部矛盾的諸種現象形態。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理論水準的後退，革命理論家的微溫主義的分散化等，必須立即克服。爲了克服在社會科學的調查研究中的這種落伍起見的圖爭，必須作爲克服比了有利的客觀的條件爲落後的民主主義的主體條件起見，政治，社會，文化的鬥爭的一翼，而進行圖爭。革命理論家的自我革命與戰鬪的結集，是緊要的事。因着這種結集，在基本上，可以再把握作爲世界史的一環的日本的社會發展的法則，在其中的當面具體的課題上，則可以再把把握日本資本主義的基礎構造的科學分析，以及階級分化與階級的勢力關係；總之可以實行當面的民主主義革命的諸課題的闡明及其科學的基礎的賦與的工作。這樣，像包括天皇制議論在內的當前的鬥爭口號的選擇與設定之類，也可以不以無謂的論爭完事，而可以使其提供其足以賦與科學的基礎的整齊的材料。

七

但是，社會科學的調查研究的實行與社會發展的理論，特別是革命理論的把握，不應是紙上空談的工作。這事必須在對革命的民主主義諸勢力的實踐鬥爭的積極參加之中，在與工農勤勞大眾的共同生活之中，在工農勤勞大眾的鼓勵之中，才能達成的。唯有這樣，才能克服右翼的微溫主義的偏向與極左的幼稚病的偏向，對於民主主義勢力的應取的行徑，提供確固如磐石的科學基礎資料。

(一九四六、一、一三)

註：本篇是在停戰後第一期，爲了預備設立的社會科學研究所而寫的緣起。這裏所謂第一期，是指軍閥，官僚，財閥資本等的舊支配階級因戰敗的打擊，而絕對地弱體化，並且還沒有呈現回復的態勢，反之，獲得了政治的自由，團結權，罷工權等的工農勤勞人民大眾，則開始顯示了奮起的那個時期。本篇內容的妥當性如何，希望參照本篇執筆的時期而加以判斷。

前篇

和平形態的民主革命

一 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與任務

(一) 舊支配體制的絕對及相對的弱化

日本的支配體制的主要構成要素是，軍閥與官僚的專制主義的天皇制國家機構，半封建的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以及獨佔金融財閥；以這三者為主要構成要素的日本支配體制，因着被民主主義聯合國軍所敗，而蒙受了重大打擊。與民主主義聯合國的存在絕對不能兩立的軍國主義的侵略的帝國軍隊的存在，已完全被否定了。軍閥的大部分，已被作為戰爭責任者或戰犯而控訴了。壓迫言論，思想，信仰，出版，集會，結社的一切法令已被廢止，一切的祕密特高警察已被廢除，政治犯已被釋放了。因此，過去支持着日本官僚制的主要的制度方面的支柱已崩壞了。寄生主制的構成要素即大地主層，也將被迫而喪失其作為寄生地主的性格。日本支配體制的另一主要支柱即金融大財閥，也因着託辣斯，康采恩的解體，佔領軍司令部對他們一切獨佔政策的抑制，而顯著地減退了其獨自性。

日本的支配體制，其全體的支配力已絕對地減少，並且在體制內部的社會基礎的重點所在，也正在發生移動。

日本支配體制的三個主要構成要素，不是並列着存在的；却是作為這樣的機構——即把天皇制國家機構作為聳立在封建的寄生地主階級與貪慾的金融獨佔資本這兩脚之上的機構，以天皇為頭部的軍閥與官僚的組織——而存在的。三者間的這種關係，現在還是同樣；天皇的「股肱」之一的軍閥的解體，與官僚的相對的獨自性的減少，在天皇制國家機構的絕對的弱體化這事上發生了作用，是很明白的。更因着其機構的社會基礎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搖撼，因着在民主主義聯合國勢力與國內民主主義諸勢力夾擊之下而不得不行康采恩解體以致發生金融獨佔財閥的絕對的弱體化，而發生了根本的

動搖。可是獨佔金融財閥，雖然發生了自己的絕對的弱體化，但由於增高其在失去軍閥後的國家機構中的相對的地位（支持制限天皇大權的憲法修改），並使政府實施能使國家機構在大地主資本家化一事上有效的農地制度改革案，而正在強化着自己的陣營。日本的支配體制內部的構成要素的比重，可說正在把重點由封建的要素移到獨佔資本的要素。

但是獨佔金融資本，因着天皇制國家機構的抑制，因着把自己的犧牲及負擔轉嫁於大地主，而在支配體制內部增高其相對的地位這事，並非等於：他們在當前的情勢之下，將完全脫離天皇制機構及半封建的大地主而獨立，而造成獨立的支配體制。日本的金融獨佔資本，從成立的當初起，即與半封建的土地所有一起，和天皇制國家機構緊密地結合着；其後在其擴展自己的全部過程中，爲了對國外市場行帝國主義的攫取，爲了把犧牲及負擔加在中小產業身上，爲了從勞動階級行苛酷的擄取，爲了向全體人民大衆行獨佔價格的強售，曾乞援於天皇制國家機構的警察官僚與軍隊，曾利用半封建的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關係所生的農民大衆的窮困狀態。即使在現在的情勢之下，這些情形也沒有變，反而是，國內的民主主義諸勢力所加的壓力愈大，金融資本，天皇制國家機構，走向資本家化的地主階級，三者愈緊密地團結，以謀防止他們全體支配力的急降。給金融獨佔資本及資本家化的地主階級代辯的進步黨（按即民主黨的前身），最瘋狂地喊着「絕對擁護天皇制」；給金融獨佔資本及大地主代辯的現內閣（按指幣原內閣）官僚，違反波茨坦宣言規定的日本的民主化的根本條件，援助着軍閥殘黨，祕密特高警察，極端反動分子的地下活動等的事：都足證明正在動搖的天皇制的權力被金融資本所容認，所庇護着。

在已呈根本動搖的半封建的天皇制的官僚的國家機構與金融資本的結合權力的支配下，勞動階級，農民，都市小市民，知識階級，中小企業者等廣泛的民族大衆的狀態，日益陷入窮困化。中小企業者，因着金融資本的怠業，其產業復興遭受了阻撓；勞動階級，因着實質及實收工資的減低，失

業，以及就業機會的闕如，而陷於窮困。勤勞階級，中農貧農，都市小市民，因着通貨膨脹與食糧不足，而日益迫近飢餓狀態。金融財閥與地主政權，正在企圖把他們所實行或利用的戰時政策所產生的廣大民族大眾的窮困化及迫在目前的飢餓化的責任，轉嫁給聯合國軍方面或農民，在民族大眾間播下排外主義的種子，以及使都市小市民與農民化為對立。

（二） 作為日本民主化政策的日本管理政策

對於日本的當前的革命的性格給與影響的第二個要素，是民主主義聯合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勝利，和佔領軍管理下的謀日本民主化起見的諸種政策。如果對這次大戰的意義，以及美軍佔領的意義，沒有正確的理解，則日本的當前的革命的性質，以及遂行這革命一事上的國內民主主義諸勢力的革命任務，都將無法確定。

因為美國的支配勢力是金融獨佔資本，而就單純地把日美戰爭認為帝國主義戰爭，把美國的佔領日本及其管理政策確定為日本殖民地化的政策，這是極大的錯誤。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着納粹德國的侵入蘇聯和美國的參戰，在客觀上，已從帝國主義戰爭的性格轉化為防衛民主主義起見，反法西斯戰爭的性格，自從日本偷襲珍珠港以來，已變成了反法西斯，反軍國主義的戰爭的性格。

而且美國的的日本管理方針及實際——至少目前的情形可以這樣說——是一貫地正在走着下面的方向：實行日本民族大眾為強化自己，奪回日本的民族福利而一徑要求着的，並且沒有達到的，軍閥官僚勢力的打倒；保障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政治犯；賦與勞動階級以團結權與團體交涉權；支持勞動條件的徹底改善；給農民以土地；把農民大眾從半封建的地租之下的半封建的隸屬狀態中解放出來。不但如此，即使對金融獨佔財閥，也要求着在獨佔禁止法的經濟民主主義精神之下實現財閥的解體，停止政府補償金及一切的補助金，並且要徵課他們高度的財產稅。對軍